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胡曉春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

明 楊士竒等 撰

律歷

周世宗即位外攻僭叛内脩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歷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為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

日時由斯而成隂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為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為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歴數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自唐之季凡歴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歴數汨陳而已陛下順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臣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

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邪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竒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同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之得朞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為經法經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

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歷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數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

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為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朓朒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曆則疎遠而多失今以月離朓朒隨曆校定日躔朓朒臨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為九限每限損益衰稍有倫朓朒之法所謂審矣赤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圜而平紀宿度

之常數焉黄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去極二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黄道内半在黄道外去極遠六度出黄道謂之正交入黄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黄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黄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

校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
有九道之說盖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
之用今以黄道一周分為八節一節之中分為九道盡
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
可謂明矣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
盡而留自古諸歷分段失實隆降無準今日行分尚多
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為入歷
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逐日行分積以為變段

然後自疾而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歷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其理有異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黄道之斜正天勢之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臣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為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

乎交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歷有九曜以為注歷之常式今並削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為四篇合為歷經一卷歷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歷一卷以為欽天歷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歷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天道玄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

宋太祖乾德中以雅樂聲高詔有司重加考正時判太常寺和峴上言曰古聖設法先立尺寸作為律吕三分

損益上下相生取合真者謂之形器但以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秬黍求為準的後代試之或不符會西京銅望臬可校古法即令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王朴所定比校短於石尺四分則聲樂之髙盖由於此況影表測於天地則管律可以準繩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黄鍾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内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書省集官詳定衆議僉同由是重造十

二律管自此雅音和暢

太宗雍熙元年四月布衣趙垂慶上書言本朝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為金德若梁繼唐傳後唐至本朝亦合為金德矧自國初符瑞色白者不可勝紀皆金德之應也望改正朔易車旗服色以承天統事下尚書省集議常侍徐鉉與百官奏議曰五運相承國家大事著於前載具有明文頃以唐末喪亂朱梁簒弑莊宗早編屬籍親雪國讎中興唐祚重新土運以梁室比羿浞王莽不

為正統自後數姓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天造有宋運膺火德況國初祀赤帝為感生帝于今二十五年豈可輕議改易又云梁至周不合迭居五運欲國繼唐統為金德且五運迭遷親承歷數質文相次間不容髮豈可越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按唐書天寶九載崔昌獻議自魏晉至周隋皆不得為正欲唐遠繼漢統立周漢子孫為王者後備三恪之禮是時朝議是非相半集賢院學士衛包上言符同李林甫遂行

其事至十二載林甫卒復以魏周隋之後為三恪崔昌
衛包由是遠貶此又前載之甚明也伏請祇守舊章以
承天祐從之

端拱二年四月己未翰林祗候張玭夜直禁中太宗手
詔曰覽乾元厯細行此夕熒惑當退軫宿乃順行今止
到角宿即順行得非厯差否奏曰今夕一鼓占熒惑在
軫末角初順行也據厯法今月甲寅至軫十六度乙卯
順行驗天差二度臣占熒惑明潤軌道兼前歲逆出太

微垣按歷法差疾者八日此皆上天祐德之應非歷法之可測也

至道二年屯田員外郎吕奉天上言按經史年歷自漢魏以降雖有編聯周秦以前多無甲子太史公司馬遷雖言歲次詳求朔閏則與經傳都不符合乃言周武王元年歲在乙酉唐兵部尚書王起撰五位圖言周桓王十年歲在甲子四月八日佛生常星不見又言孔子生於周靈王庚戌之歲卒於周悼王四十一年壬戌之歲

皆非是也馬遷乃古之良史王起又近世名儒後人因
循莫敢改易臣竊以史氏凡編一年則有一十二月月
有晦朔氣閏則須與歲次合同苟不合同何名歲次本
朝文教聿興禮樂咸備惟此一事久未刋詳臣探索百
家用心十載乃知唐堯即位之年歲在丙子迄太平興
國元年亦在丙子凡三千三百一年矣虞夏之間未有
甲子可證成湯旣沒太甲元年始有二月乙丑朔旦冬
至伊尹祀于先王至武王伐商之年正月辛卯朔二十

有八日戊午二月五日甲子昧爽又康王十二年六月
戊辰朔三日庚午朏王命作册畢自堯即位年距春秋
魯隱公元年凡一千六百七年從隱公元年距今至道
二年凡一千七百一十五年從太甲元年距今至道二
年凡二千七百三十二年從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夘夜
常星不見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從周
靈王二十年孔子生其年九月庚戌十月庚辰兩朔頻
食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五百四十五年從魯哀公十

六年四月乙丑孔子卒距今至道二年凡一千四百七
十二年以上並據經傳正文用古歷推校無不符合乃
知史記及五位圖所編之年殊為潤畧諸如此事觸類
甚多若盡披陳恐煩聖覽臣耽研既久引證尤明起商
王小甲七年二月甲申朔旦冬至自此之後每七十六
年一得朔旦冬至此乃古歷一蔀每蔀積月九百四十
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率以為常直至春秋魯僖
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了無差爽用此為法以推

經傳縱有小增減抑又經傳之誤皆可以發明也古歷到齊梁以來或差一日更用近歷校課亦得符合伏望聖慈許臣撰集不出百日其書必成儻有可觀願藏秘府詔許之書終不就又司天冬官正楊文鑑上言新歷甲子請以百二十年事下有司以其無所依據議寢不行太宗曰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儻再甲子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年不亦善乎遂詔新歷甲子所紀百二十歲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開封府功曹參軍張君房上言自唐室下衰土德隤圮朱梁氏彊稱金統而莊宗旋復舊邦則朱梁氏不入正統明矣晉氏又復稱金蓋謂乘于唐氏殊不知李昪建國于江南耳漢家二主共止三年紹晉而興是為水德洎廣順革命二主九年終于顯德以上三朝七主共止二十四年行運之間陰隱而難賾伏自太祖承周木德而王當於火行上繫于商開國在宋自是三朝迄今以為然矣愚臣詳而辨之若可疑者

太祖禪周之歲歲在庚申夫庚者金也申亦金位納音是木蓋周氏稱木為二金所勝之象也太宗登極之後詔開金明池於金方之上此誰啓之乃天之靈符也陛下履極當彊圉之歲握符在作噩之春適宋道之隆興金天之正氣臣試以瑞應言之則當年丹徒貢白鹿姑蘇進白龜絛支之雀来潁川之雉至臣又聞當封禪之時魯郊貢白兔鄆上得金龜皆金符之至驗也願以臣章下三事大臣參定其事疏奏不報

天禧四年光禄寺丞謝絳上書曰臣按古誌凡帝王之興必推五行之盛德所以配天地而符陰陽也故神農氏以火德聖祖以土德夏以木德商以金德周以火德自漢之興王火德者以謂承堯之後且漢堯之裔也五帝之大莫大於堯漢能因之是不墜其緒而善繼其盛德也國家膺開光之慶執敦厚之德宜以土瑞而王天下然其推終始傳承周之木德而大當其次且朱梁不預正統者謂莊宗復興于後自石晉漢氏以及于周則

李昪建國于江左而唐祚未絶是三代者亦不得正其統矣昔者秦祚促而德暴不入正統考諸五代之際亦是類矣國家誠能下黜五代紹唐之土德以繼聖祖亦猶漢之黜秦與周之火德以繼堯者也夫五行定位土德居中國家飛運於宋作京于汴誠萬國之中區矣傳曰土爲羣物主故曰后土洪範曰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方今四海給足嘉生蕃衍邇年京師甘露下泰山醴泉湧作甘之兆斯亦見矣矧靈木異卉資生於土千品萬

類不可勝道非土德之驗乎臣又聞之太祖生于洛邑而胞絡惟黃鴻圖既建五緯聚於奎躔而鎮星是主及陛下升中之次日抱黃珥朝祀于太清宮有星曰含譽其色黃而潤澤斯皆凝命有表盛德攸屬天意人事響效之大者則土德之符在矣是故天心之在玆陛下拒而罔受民意之若是陛下謙而弗答氣壅未宣河決遂潰豈不神哉然則天淵之勃流水德之浸患考六府之厭鎮驗五行之勝尅亦宜興土之運禦時之灾伏望順

考符應詳習法度惟陛下時而行之幸甚

大理寺丞董行父又上言曰在昔泰昊以萬物生於東至仁體乎木故德始於木木以生火神農受之爲火德火以生土黄帝受之爲土德土以生金少昊受之爲金德金以生水顓頊受之爲水德水以生木高辛受之爲木德木以生火唐堯受之爲火德火以生土虞舜傳之爲土德土以生金夏爲金德金以生水商爲水德水以生木周爲木德木以生火漢應圖讖爲火德火以生土唐受歷運爲

土德陛下紹天之統受天之命固當上繼唐祚以金為德顯黃帝之嫡緒彰聖祖之丕烈臣又按聖祖先降於癸酉太祖受禪於庚申陛下即位於丁酉天書下降於戊申庚金也申酉皆金也天之體也陛下紹唐漢之運繼黃帝之後三世變道應天之統正金之德斯又順也

詔兩制詳議既而獻議曰竊詳謝絳所述以聖祖得瑞宜承土德且引漢承堯緒為火德之比雖班彪叙漢祖之興有五其一曰帝堯之苗裔及序承正統乃越秦而

繼周非用堯之行今國家或用土德即當越唐上承於隋彌以非順失其五德傳襲之序又據董行父請越五代紹唐為金德若其度越累世上承百代之統則晉漢洎周咸帝中夏太祖實受終於周室而陟于元后豈可弗導傳繼之序續於遐邈之統三聖臨御六十餘載登封告成昭姓紀號率循火行之運以輝炎靈之曜茲事體大非容輕議矧雍熙中徐鉉等議之詳矣其謝絳董行父等所請難以施行詔可

仁宗初馮元等上新脩景祐廣樂記時鄧保信阮逸胡瑗等奏造鍾律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右司諫高若訥韓琦取保信逸瑗等鍾律詳考得失度等上議曰保信所製尺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而成尺律管一據尺裁九十黍之長空徑三分空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遂用黍長為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斗深闊推以筭法類皆差舛不合周漢量法逸瑗所製亦上黨秬黍中者累廣求尺製黄鍾之律今

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製又復不同至於律管龠合升
斗斛豆區鬴亦乖類是蓋黍有圓長大小而保信所用
者圓黍又首尾相銜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
尺既有差故難以定鍾磬謹詳古今之制自晉至隋累
黍之法但求尺裁管不以權量參黍參校故歷代黃鍾
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
兼制權量亦不同周漢制度故漢志有備數和聲審度
量權衡之說悉起於黃鍾今欲數器之制參互無失則

班志積分之法爲近迭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爲分雖合後魏公孫崇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況保信令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相銜有與實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罷之又詔丁度等詳定太府寺并保信迭瑗所制尺度度等言尺度之興尚矣周官璧羨以起度（廣徑八寸袤一尺）禮記布手爲尺淮南子十二粟爲一寸孫子十氂爲分十分爲寸雖存異說莫可適從

漢志元始中名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之是時周滅二百餘年古之律度當有考者以歆之博貫藝文曉達歷算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先儒訓解經籍多引以為義歷世相襲著之定法然而歲有豐儉地有磽肥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内取以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物之生理難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槩爾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雜校焉晉泰始十年荀

勗等校定尺度以調鍾律是為晉之前尺勗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以勗尺揆校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

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法錢而已周之圜法歷載曠遠莫得而詳秦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曁隋朝多以五銖為號既歷代尺度屢改故大小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置銅斛世之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元年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復有兩者臣等檢詳漢志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

寸首長八分有竒廣八分足股長八分間廣二分圜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大小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首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可知矣況經籍制度皆起周世以劉歆術業之博祖沖之算數之妙荀勗揆校之詳密校之既合周尺則最為可法兼詳隋牛弘等議稱後周太祖敕蘇綽造鐵尺與宋尺同

以調中律以均田度地唐祖孝孫云隋平陳之後廢周玉尺用此鐵尺律然比晉前尺長六分四氂今司天監影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以其洛都舊物也令以貨布錯刀貨泉大泉等校之則景表尺長六分有奇畧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論之銅斛與貨布等尺寸昭然可驗有唐享國三百年其間制作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為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

影表尺與典脩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貽謀則可且依影表舊尺俟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竒比影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嘗施用復經太祖朝更易其逸㝠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其制彌長出古遠甚又逸進周禮度量法議欲且鑄嘉量然後取尺度權衡其説疎舛不可依用謹考舊文再造影表尺一校漢錢尺二并大泉錯刀貨布貨泉總十七枚上進

詔度等以錢尺影表尺各造律管比驗逸瑗并太常新舊鍾磬考定音之髙下以聞度等言前承詔考太常等四尺定可用者止按典故及以漢志古錢分寸叅校影表尺畧合宋周隋之尺謂宜凖影表尺施用令被旨造律管驗音髙下非所素習乞别詔曉音者總領較定詔乃罷之而若訥卒用漢貨泉度尺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于太常寺

時朝臣宋祁田況薦益州進士房庶曉音祁上其樂書

補亡三卷名詰闕庶自言曰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為一分令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累黍為尺以製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黄鍾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盖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黄鍾之長九十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乃為言曰照以

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黄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為是蓋累黍為尺始失之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棄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歎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至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治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

鍾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羣議兾有所獲今庶所言以
律生尺誠衆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
參考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脩制所如庶說造
律尺龠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龠徑九分深一寸
尺起黄鍾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
樂髙古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為今所用黍非古
所謂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横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
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

不宜闕令以五音旋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
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各
自為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廵狩方岳必考禮
樂同異以行誅賞謂宜頒格律自京師及州縣毋容輒
異有擅高下者論之帝名輔臣觀庶所進律尺龠又令
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為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
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為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
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

以足其數推以旋相生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為變羽易變為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為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畧矣是時瑗逸制樂有定議乃補庶試秘書省校書郎遣之

慶歴四年范鎮上書曰陛下制樂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休兹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

司之論紛然未決盖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竊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為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謹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裁擇焉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

天降之也許慎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秠二米後漢任城縣産秬黍三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為酒者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百斛秠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米設有眞黍以為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律徑三

分四氂六毫圍十分三氂八毫是圍九分外大其一分三氂八毫而后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長止七十六分二氂矣說者謂四氂六毫為方分古者以竹圍為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為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黄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黄鍾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則曰黄鍾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黄鍾之重施於尺則曰黄鍾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為尺又不起於黄鍾

此尺之為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氂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者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謝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别按周禮𨐨羡度尺好三寸以為尺𨐨羡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為尺則八寸十寸俱為尺矣

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六尺四寸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八寸尺為鬴之方十寸尺為鬴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積十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審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

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圓分謂之徑圍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鈞聲中黄鍾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黄鍾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權衡爲非是八也又按鳧氏爲鍾大鍾十分其鼓間之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之

以其一為之厚今無大小薄厚而一以黄鍾為率此鍾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盖各以其律之長短為法也今亦以黄鍾為變而無長短厚薄之别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可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為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氂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

律孰是龠之圓制與方制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庣旁九氂五毫與方尺六寸二分孰是筭數之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鐘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為量為鐘磬量與鐘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為樂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詳定脩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

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決而顧謂作樂為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大惑也儻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顧於政令不已大乎昔漢儒議鹽鐵後世傳鹽鐵論方今定雅樂以求廢墜之法而有司論議不著盛德之事後世將何考焉願令有司人人各以經史論議條上合為一書則孰敢不自竭盡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議為然伏請權罷詳定脩制

二局俟真黍至然後為樂則必至當而無事於浮費也

詔送詳定所

慶歷中翰林學士宋祁論以尺定律奏曰臣聞樂主於音音生於律律定於尺尺成於黍得黍不真尺固不定尺無準律亦自差而望聲調是南舟泝燕北轅走越愈亟遠也故尺短則律從而短尺長則律從而長短者聲清益上長者聲濁益下清濁不得其中而至樂遁矣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為之律所以立均出度也

黄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吹之以為黄鍾之宫然後制十二律以上下求而聽鳳鳴司馬遷黄鍾之律長八寸七分之一太蔟七寸七分之二林鍾五寸七分之三應鍾四寸三分之二班固司馬彪說黄鍾長九寸聲最濁太蔟長八寸林鍾長六寸應鍾長四寸七分四釐強聲最清蔡邕鄭玄杜夔荀朂等所論尺有增損而黄鍾之宫要以九寸為定始朂當武帝泰始中校太樂八音不和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朂乃部著作

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以古尺更鑄銅律調叶聲韻後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聲韻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新律以合之其聲皆應時人稱為精密惟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其聲高聲高則悲非興國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武帝以新律與周漢器合遂施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長新尺四分時人咸服其妙而莫能措意焉新立千載之下推

百代之法度數既合聲韻又諧亦可謂密切而有證也
而時人掘地之一尺破周漢之二器亦近夫貴耳賤目
也隋時始用木尺律而定律吕鑄壞前代金石以息物
議大業中更詔用梁表律調八音之器比之前代最為
合古惜其制度文議設於江都無聞焉耳是時有十五
等一周尺二晉田父玉尺三梁表尺四漢官尺五魏尺
六晉後尺七後魏前尺八中尺九後尺十東後魏尺十
一蔡邕銅龠尺十二宋氏尺十三萬寶常水尺十四雜

尺十五梁朝俗閒尺後周時達奚震等議獨以鐵尺為
允即十二宋氏尺也其説曰令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
書律歷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黄鍾之
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黄鍾不動
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
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異烏其形圓重用之為
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殊地有肥瘠之異取黍
大小未必得中案許慎解字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

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非是會古實龠之外裁剩餘此恐圜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古者黄金方寸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為近末及詳定會高祖受命而止唐貞觀中又詔張文收鑄銅斛秤尺咸得其數詔以其副藏於樂署至武延秀為太常卿用為竒玩以律與古玉尺玉斗舛合獻焉開元中將考宗廟樂有司奏請出之勑惟以銅管付太常亡其九管國朝金石

傳自周代世宗常詔王朴累黍定尺以為律管管既不
便作準之尺寸于今具在而當時實録不論秬黍未知
何用即加詳定且五代離亂古器蕩然雖欲制作靡所
緣旁時無神瞽孰敢取中獨非莫知獨是莫曉工乎音
者不能言義工乎書者不能察聲信乎音樂之難不可
以言曉者也故曰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之而
無師方今去聖既遠知音又寡但取朴準調叶八音屬
者太常臣燕肅以律準尺之三分欲為十二律管而黄

鐘九寸遂不得聲更廣空道乃與律應雖管內均厚未悉如法然深疑令尺比古差短太常鐘石遂及於清流至法部轉用高急臣以為宜求索上黨秬黍如達奚震之言選其精圓累定分寸尺定求管得管求聲以所管之聲合周時之準尚高下符會清濁無差即可遂為定法須布方國足以示陛下同律度量權衡之制脫有與準未合即乞募知音別用新管參考中聲檢攝羣音制定雅樂庶乎正歷代之謬秕亦何憚焉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命郭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於下命張文謙與樞密張易為之主領裁奏於上左丞許衡參預其事郭守敬首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守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又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

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

十七年新歴告成郭守敬與諸臣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歴自黄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歴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歴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歴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歴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

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撿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制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

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專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

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各減大明歴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歳餘自大明歴以来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歳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歳合得三百六十五日

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歴歳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黄道箕九度有竒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巳夘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日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来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黄道求入轉極遅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

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歷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歷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

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黄道出入内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依立招差求

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垜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黄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筭術句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率與天道實脗合四曰黄赤道内外度據累年實測内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圜容方直矢接句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

白道交周舊法黄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黄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

處士楊恭懿進奏曰臣等徧考自漢以来歴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遅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今權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

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筭成辛巳歷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歷者附會元歷更日立法全踵故習顧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脩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測驗良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朔議曰日行歷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踰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廢歷紀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

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歷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時以異舊法罷之梁虞劆造大同歷隋劉焯造皇極歷皆用定朔為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歷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歷雖不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為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歷謂天事誠密四大二小何傷誠為確論然

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歴一依前賢定論推筭皆改從實今十九年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

世祖時東平布衣趙天麟上策論同制度疏曰臣聞四海若一堂之上聖王無二上之尊頒法制以為先俾和同之咸若昔有虞之廵狩覲國君於四方先之以協時月正日次之以同律度量衡延及𦵏周之時立司市以平物價至於炎漢之世命張蒼以定章程究而言之由

来尚矣粤自曹劉鼎峙南北瓜分前乎此則七雄之疆域參差後乎此則五季之風塵擾攘欲其同也不亦難乎古制猶存前書備載今國家堯天湯湯禹跡茫茫一民莫非其臣也尺地莫非其有也然其曹奢魏褊楚急齊舒皆風土之漸摩習俗之常然欲移易亦非他得乎中而止矣若夫方方異政縣縣殊俗不為一新何成盛化且天為繩而貴直地為準而貴平東方之神其名勾芒執規司春南方之神其名祝融執衡司夏西方之神

其名蓐收執矩司秋北方之神其名玄冥執權司冬由此觀之凖繩規矩權衡所以為六合之司職也臣聞虞夏商周之法不可得而詳矣惟劉歆之義載在班書最為詳悉臣試條之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效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著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所謂備數者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凖繩嘉量而不失故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也所謂和

聲者律呂以成之支干以該之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
徵章於商宇於羽也所謂審度者以子穀秬黍之中者
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為一分自分而上
十為差率故别於分忖於寸𫎱於尺張於丈信於引也
所謂嘉量者本起於黄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之中者千
有二百粒可實其龠自龠而上十為差率故躍於龠合
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所謂權衡者亦起於黄
鍾之龠每龠二十銖二十四銖成兩十六兩成斤三十

斤成鈞四鈞成石故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也臣又以劉歆之法三十餘斤為一斗今則不可從也然其理有可從方今數已宣於天下歷已職於太史樂已總於太常聲已協於協律其所以雖有未定雖定而未齊一者度量衡而已矣臣居山東但見山東數郡或隔一鎮或間一河其度之長短量之多寡衡之輕重已皆不相同矣則何以示四海一家之平制哉伏望陛下詔令都省昭立制度採劉歆之說監其可否定其

高低既約黍粒之多寡匂長為一尺復約黍粒之多寡平重為一斤外但約令法以十有二斤為斗五斗為斛兩斛為石石重百二十斤水平為槩用銅則焉三者既定頒付行省散於隨路以為各路之的可也截自令行之後違者有司治其罪庶乎自南自北知制度之昭彰于外于中等資財之出納聖人嘗謂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此之謂也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謚號

漢哀帝時郎中令泠褎黄門郎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褎

猶言師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隂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巳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

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泰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東漢沖帝時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

稽乾則古欽奉鴻烈寛裕宴宴宣恩以極躬自菲薄以
崇玄默遺詔貽約顧念萬國衣無製新玩好不飾塋陵
損狹不起寢廟遵履前制敬勑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
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獻奉藏主祫祭
進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靈帝熹平四年小黄門趙祐議郎卑整上言春秋之義
母以子貴隆漢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寵今

沖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生聖皇而未有稱號夫臣子雖賤尚有追贈之典況二母尚在不蒙崇顯之次無以述遵先世垂示後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為憲陵貴人陳夫人為渤海孝王妃

蜀先主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諸葛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脩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

特遣使者奉迎㑹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
又梓宫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
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
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
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
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懐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
夫人尊號曰靈懐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
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

室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别奏制曰可

魏明帝即位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娀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高皇大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脩德

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来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謚東亭侯劉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疎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為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自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髙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

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禮制也以為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畔議同事遂施行

明帝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尚書令侍中司馬孚以為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為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為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

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諡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

者此以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来為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從孚議

明帝時有司奏請追謚文昭甄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奏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三公奏曰盖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

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徳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於神明遭離艱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正於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於幽微至行顯於不言化流邦國徳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為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徳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

明帝青龍中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

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與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别稱帝無别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

東晉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尚書江虨議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貴為天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錐之地一級之爵蒸蒸之心昊天罔極寧當忍父卑賤不以徽號顯之豈不以子無爵父之道理窮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為子尊不加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跡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

王仰尋前緒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幼不誄長賤不誄貴幼賤猶不表彰長貴況敢錫之以榮命耶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荀悅以為孝莫大於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不上賈貴人以尊號而厚其金寳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為夫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當告於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為皇太妃令稱

皇帝冊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受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恵奉先靈之命事不在巳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桓公謂宜進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為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

太夫人於名順矣

武帝太元中欲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

中宗時臧燾為明教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

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

緣别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為號祭於寢園不

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

祖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為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

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

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為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髙武二廟無配故耳夫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准陽秋考宫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别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髙致也

南齊武帝時步兵校尉王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

表曰夫帝后之德絪縕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篆號謚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詒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式功鼎臣賛庸元吏或以勲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黄沖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廵宫而洒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深

心矧觀徽跡能無惻隠令扃禁嶽邃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閲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彪簡第無益於匪躬直日朝堂寧虧于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删前基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詔付外詳議

後魏孝明帝正光五年侍中甄琛卒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

已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
為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
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
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為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
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
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為襃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
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
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

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聨鑣伊顔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為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専以極美為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徳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来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複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

已後明勑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

莊帝追尊兄彭城王為孝宣皇帝尚書令拓跋彧面諫曰陛下中興意欲憲章前古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願割友于之情使名器無爽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勑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彧上表以為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

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
唐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准禮名終爲諱之前古帝王
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云克昌厥後春秋
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云齊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
代諸帝皆妄爲節制特令生避其諱理非通允宜有改
張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甫達聖非無前指近
世以來曲爲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
經誥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劾先哲垂法將來其

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
睿宗時改葬故太子重俊有詔加謚又詔雪李多祚等罪議贈官太府少卿兼通事舍人韋湊上言王者發號出令必法天道善善著惡惡明也賞罰所不加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臣議其君子議其父曰靈曰厲者不敢以私亂公也臣伏見故太子與多祚等擁北軍犯宸居破扉斬關兵指黄屋騎騰紫微和帝御玄武門親諭逆

順太子據鞍自若督衆不止逆黨悔非回兵執賊多祚
伏誅太子乃遁去明日帝見群臣涕數行下曰幾不與
公等相見其爲危甚矣臣子之禮過位必趨𨔼路馬𧬃
有誅昔漢成帝爲太子行不敢絶馳道秦師免冑過周
北門王孫滿策其必敗推此則太子稱兵宮中爲悖已
甚以斬三思父子而嘉之乎則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可
也因欲自立則是爲逆又奚可褒此時韋氏逆未明義
未絶於太子母也子無廢母之理非中宗命廢之則又

刼父廢母且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魯太子申生謚曰恭漢太子據謚曰戾今太子乃謚節閔臣所未諭願與議謚者執於御前使臣言非耶甘鼎鑊之誅申大義示天下臣言是耶咸蒙冰釋不復異議如曰末然奈何使後世亂臣賊子資以為辭宜易謚以合經禮多祚等罪云免而不云雪帝矍然引内閣中勞曰誠如卿言業已爾奈何對曰太子實逆不可以襃請貿行以謚時大臣亦重改唯罷多祚等贈官

德宗即位禮儀使顔真卿請復七聖謚號狀曰謹按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於已而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禹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為謚言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則臣下制謚於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之於君也至於周室畢大朴散謚始以兩字為重人或以虛美

為榮漢承戰國餘烈參而用之君臣易名事歸至當少不以為貶多不以為褒雖衆美所歸可一言而盡矣魏晉以降蓋不足徵聖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業順考古道高祖謚太武用漢制太宗謚曰文行周道也名正理順垂之無窮上元中政在宮壺亂名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蓋非高宗之所獲已洎玄宗之末姦臣竊柄析言而亂舊法輕議以改鴻名遂廣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

聖之名使言之者惑於今行之者異於古非舊制也其後納門下罪已之詔敘高祖已下累聖悉用舊謚則玄宗悔既往之失亦以明矣寶應中二聖山陵有司議謚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尚浮華捨舊名而廣新謚謂一名不足以節惠廼十倍於古焉而累聖謚名悉以字多者為定是廢高祖太宗之令豈曰愛君令制謚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敢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為非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

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
至敬無文至文尚質質之數極於一堯舜之美足以彰
美文之數極於二孝文孝景之德亦以明矣質則近古
文則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王所宜守之
法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興聖主
而正鴻名太宗所以待孝孫而脩廢典微臣所以守經
義而崇聖朝陛下宜奉天心繼先太宗之志使子孫蒙
其法而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也臣愚以為高祖已

下累聖謚號悉宜取初謚為定謹案舊制宜上高祖為
太武皇帝太宗為文皇帝高宗為天皇大帝中宗為孝
和皇帝睿宗為貞聖皇帝其二聖謚名字數太廣有逾
古制臣愚請擇其美稱而正之謹按謚法秉德不回曰
孝照臨四方曰明宜上玄宗為孝明皇帝又按謚法聖
善周聞曰宣宜上肅宗為孝宣皇帝仍准漢魏及國朝
故事於尚書省議定奏御大文弊則救之以質至敬也
名惑而反之於正至明也祖作之而孫述之至孝也三

者備矣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陛下詳擇

翰林學士陸贄上奏曰右萁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縁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

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予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荅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為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

贄又上奏曰右兾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

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
卿宜為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
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
人理物各有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
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黄帝堯舜自
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
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
禹湯繼興莫非大聖尚自非薄降號為王嬴秦德衰於

殷周而名竊於義皡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謟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德音降引咎名深自尅責

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内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髙德於夐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虚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兹義而已矣陛下何惜而不華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玄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册稱之以其能損巳也

臣顧以微賤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

憲宗時國子博士韓愈請上尊號表曰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算律等七館學士沈周等二百人狀稱身雖微賤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脩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天子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營乎無為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宫不謀於

庭不戰於野坐收冀部旋定幽都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鬼神受職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七百餘國章亥所步禹契所書四面輻輳各脩貢職西戎之首北虜之渠沮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首去姦孽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

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媧皇殺黑龍以濟兾州堯誅九嬰以定下土血兵刻力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逺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来歳有餘矣臻此功德何其捷哉置郵傳命未足以喻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號人稱不滿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

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

憲宗崩淮南李夷簡上言大行皇帝功高宜稱祖穆宗下其議博士王彥威奏曰古者始封為太祖由太祖而降則又祖有功宗有德故夏人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魏晉而下務欲推美自始祖外並建列祖之議叔世亂典不可以為訓唐本

周禮以景皇帝為太祖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後咸稱宗以為成法不然太宗致升平𤣥宗清内難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當本三代之制黜魏晉亂法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可

穆宗時白居易上疏曰臣某等言今月二十四日臣等已陳表章請上尊號愚誠雖懇聖鑒未迴蹐地跼天不勝大願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大道者無求於物物尊而不辭至公者非欲其名名生而不讓不讓故

與天合德不辭故率土歸心斯所謂應乎天而順乎人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嗣興一德統牧萬方致時俗之和平納生靈於富壽金革已偃銷七十載之厲階玉燭方調啓一千年之聖運天人合應書軌混同而鴻名未加盛典猶缺華夷失望史策無光此誠君上之謙然亦臣下之罪也今臣所以上稽天意下酌人情再黷皇明重陳丹懇臣謹按書曰思作睿睿作聖又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經曰明王以孝治天下凡此五者歷觀列辟雖

甚盛德莫能兼之伏以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仁和一薰獷鷙盡化可不謂睿文乎削平天下震耀八荒北敵求婚以禀命西戎乞盟而納款威靈四及奔走來賓可不謂神武乎陛下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富供養長樂道光化成推而置之可塞天地可不謂孝德乎故臣等敢冒死稽首上尊號曰睿文神武孝德伏惟陛下略撝謙之小節弘祖宗之大猷惟十一聖在天豈忘

繼其志以億兆人為子寧忽阻其心特迴宸衷俯受徽號在玄功不為主宰於盛德有所形容煥乎大哉垂裕無極此實天下之幸甚非獨臣之幸也臣等無任誠願懇禱之至

宋太宗端拱二年翰林學士宋白上奏曰臣等奉宰臣傳聖旨以近降御劄省去尊號令欲只稱帝字令臣等商量者仁聆睿旨仰測天心見陛下謙尊之誠善下之意寅畏天命超越古先固無得而稱也然則皇帝二字

典策昭然數千百年沿襲不改盖如天之有地日之有月二儀成象兩曜齊明不可斯須而去之也聖意以為非從上古起自嬴秦鄙其兼名欲歸一字然肇于前漢爰至近朝唯此尊名不能去者何哉盖天下行之已久人臣呼之已熟方今萬世一統四海為家士馬精研蠻夷率服民物豐阜前代無雙至於徽號之稱增加即可唯此至尊之字減損實難況夫今古異宜質文互變一定之制千載不刋與其改作而謀新曷若因俗而仍舊

臣等職塵內禁上事明庭凡在討論未嘗請免如此大事不敢輕言誓竭微軀各以死請泰山可轉此志不移冒犯冕旒甘當鼎鑊

直集賢院王皡上奏曰謚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謚惡行有惡謚蓋聞謚知行以為勸戒六典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功德為之褒貶近者臣僚薨卒雖官該擬謚其家自知父子別無善政慮定謚之際斥其繆戾皆不請謚竊惟謚法自周公以來垂為不刊之典

蓋以彰善癉惡激濁揚清使其身沒之後是非較然用為勸懲令若任其遷避則為惡者肆志而不悛乞自令後不必候其請謚並令有司舉行如此則隱慝無行之人有所沮勸若須行狀申乞方行擬謚考諸方冊別無明證惟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臣謂春秋之時禮壞樂闕公叔之卒有司不能明舉舊典故至將葬始請謚於君且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卿大夫之家賜謚請誄以此知有司之職自當舉行明矣詔下有司

詳定如皐請焉

仁宗寶元元年右司諫供諫職韓琦上奏曰臣竊以陛下至德合天地至仁越堯舜雖徽號累百亦無得而稱焉蓋以三載一郊陛下報本之際臣子之心無以歸美君上故恭薦盛名以達惓惓之意緣近年以來天地之變比比而發陛下亦嘗虚懐以来讜言平刑以降罪戾今者圜丘展祀所宜責躬引咎仰荅天戒其所加尊號欲望不賜恩可如陛下已有聖意謙遜不從莫若直降

御劄中諭宰庭具述宸衷使斷来表若俟章表五上方
示推拒此乃從来俞允之例似未協宜此事動干典策
望聖明熟慮之
慶歷四年翰林學士王堯臣等上奏曰章獻明肅盛烈
丕功非一恵可舉謚告於廟冊藏於陵無容追減章恵
擁祐帝躬並均顧復故景祐中膺保慶之冊義專鞠子
禮須別祠章穆升祔歲月已深奉慈三室先後已定若
再議升降則情有重輕請如舊制中書門下覆議成憲

在前文考之意配食一體二慈之宜奉承無私陛下之孝請如禮官及學士議案祥符詔繫章聖特旨位敘先後乞聖制定數昭示無窮詔依所議

嘉祐四年知制誥劉敞上奏曰臣伏見宰臣率文武百官詣東上閤門拜表乞加上尊號今月十一日准批答不允此誠見陛下恭讓持滿惡盈好謙之意且陛下自寳元以來不復加徽號近二十餘年矣沖遜之德上通於天下信於民此上天所以保佑聖躬受福無疆萬民

所以戴愛聖政日新一日者也今直不須稍增數字示人自滿臣願陛下固執雅意羣臣雖十上表堅讓勿受足以益明積年沖遜之實必大得天人之佑且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則有若自矜令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羣輩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而服之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不居於聖

德彌高美今羣臣皆以加上徽號爲請而臣獨望陛下固辭徽號爲願其心則同欲尊君同欲愛君然望陛下裁之聖慮系之美志斷而行之則有高世之名與道同符豈數字可盡哉

敞又上奏曰臣近上封事欲望陛下堅讓尊號令已兩奉批荅不允願陛下遂執此意斷在不疑且陛下不加尊號已二十年謙沖之德超絶前古簡在上帝人臣歸心夫已二十年行之一旦改之於義不可蓋推善歸美

以尊君父者臣子之常節也讓德愈盈以保天下者聖人之至道也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實恐反累陛下二十年昭外之美又入今歲已来頗有灾異日食地震雨雹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理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今臣此言逆於心者也而羣臣之請遜于志者也誠

望陛下求諸道而已

敞又上奏曰臣兩貢愚忠欲望陛下辭不受所加尊號似未蒙采納臣豈敢沮衆人之意豈敢損主上之美實以謂崇陛下之稱號不如明陛下之謙讓徇臣子歸美報上之心不如廣君父克已畏天之道此事至重至大在陛下力能行之不當復詢左右之臣令羣臣已上五表聽之則頓失二十年謙遜之美不聽則合於嚴恭寅畏持盈克讓之義亦令四方無以窺聖德之淺深臣雖

狂暗竊重慎此舉不敢不再三陳聞

仁宗時知禮院韓維上奏曰司徒侍中杜公剛重不倚明果而斷秉事君之直節有保民之大德爰初服官以及謝政職無大小事無劇易必極其力不為苟然任提點刑獄屢決疑訟人以不冤治詮審官法明選公吏至謝賕不受開封號難治為尹者類以擊斷無壅為聲至公居之又以其餘力惠綏民人謳歌之在二府引義獻納有大臣風采私謁幸恩法所不可者一切裁罷聞

人少善稱道如不及至論國事有所曲直雖平生厚善不爲毫髪假借故其進而相也天子恨其用之晚退而老也士大夫恨其去之速公雖家居上尊禮焉比薨三遣其官爵至封國爲公賜予勞問之使歲月不絶嗚呼可謂善始令終者矣謹案謚法清白守正曰正文賢有成曰獻迹公所以當大位享大名始終尊榮人無間言者亦其樹立所從来逺始諸父與公分財所得鉅萬悉推不受以予昆弟之貧者及富貴無聲樂妾御之好居

處被服如始仕惟其治身報國之不足是以為憂故其德業所就章章如此謚曰正獻不亦宜哉

維又上奏曰贈太師兼侍中陳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宫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為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荅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於宫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執中白而行之曽不愧憚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

者闈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踈薄自紲庶妾賤人悍逸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共知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案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為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維又上奏曰臣聞尊卑親踈賢不肖之辨所以立人倫也禮者所以維持人倫使不斁敗之具也朝廷之位廟寢之制車服之數金石俎豆之容皆有章也章不明則尊卑親踈賢不肖紛亂而人倫斁矣故有天下者不可不先禮也竊見國家受命百年而郊廟之位尚有未正朝廷之儀尚有未尊祭祀婚葬車服之等尚多不備所以然者患在棄禮而任人情也夫禮所以撙節人情使一於正今任人情而廢禮是以民俗無羞惡之風士大

夫寡廉遜之節禮制雖繁而下不率法禁滋密而姦不勝蓋有當先而後宜興而廢者矣伏惟宋至陛下比之於周成康之世也方當脩起廢墜興造禮樂以成一家之制典章之有失者此臣所以不得默也臣聞溫成之喪陛下疑所以處中夜令就宰相陳執中第問之明日遂發喪而下禮之大不可者有四夫皇儀殿者先帝先后之所嘗治喪也雖宮禁給使之人知其不當處之而處之矣大不可一也皇后者上配宸極天下之母也位

號至重豈容僭瀆中宮在上而發冊殿廷且以后禮送之大不可二也樂禁之內大祀用樂者備而不作大祀者非天地日月則宗廟社稷也而殺厭其禮大不可三也殿而不廟不備四時之享者奉孝惠皇后之禮也孝惠皇后者非太宗之正配也猶以為未足而立廟用樂遂與祖宗等大不可四也別廟四后章惠皇后不立忌日久矣緣此而立之事已施行賴陛下聖明采諫者之言而復止不然此又不可一也臣伏思温成皇后雖進

冊位號其實陛下之後宮也今以尊奉後宮而瀆臣主之分殺天地之祀僭祖宗之禮竊計此非陛下本意何以言之臣伏見陛下謙儉寅畏謹於事神篤於奉先祠享常禮之外過自抑損以極孝恭不宜有此蓋當時臣下莫為陛下正言者陳執中位居師長曾無一言之補夫為國謀事而至於瀆臣主之分僭祖宗之禮可謂乖戾矣生既竊陛下之爵位以厭其欲若死又得美謚以成其志是執中終始獲幸而獨留非理之名使後世有

以議陛下也臣不勝憤懣謹因其家請謚責其大節之失加以榮靈之謚言其寵禄則厚而令名不立也其義欲使天下知爲臣當盡忠事君當以禮又使阿諛竊位之臣知生雖苟一時之榮而死不免萬世之戮不然議虚名將朽之骨臣何獨爲此區區也且謚者周公所作萬世之公法也臣之所言天下之公議也陛下寵待大臣亦以至矣而使有司得以萬世之公法天下之公議貶之亦天下之至公也伏惟陛下幸聽臣言以成天下

至公之法豈不大哉臣備位禮官凡儀典之遺闕得以討論又大臣之薨卒者得秉筆為議以美惡謚之皆臣之職也義有所在不忍緘默

維又上奏曰臣近與孫抃等議故太師侍中陳執中之謚論有異同遂具狀申中書門下臣以謂朝廷且將復下有司使議執中所以得謚恭之狀然後決其是非遽聞降勑考功以恭字為定臣伏思之不勝惶惑臣以榮靈謚執中者正謂責其廢禮不恭失為臣之節而朝廷

遂用恭法此臣不得不惑也臣聞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謂以難行之道進於君而勉之也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蓋禮之意非恭不立而恭不近禮適足以招恥辱也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言治古之世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各以其職諫有不如此謂之不恭也執中備位宰相遭遇明主以仁恕臨下賦事行政惟大臣是咨惟古訓是式前代人君之所難陛下皆易之此誠人人自竭盡之秋而執

中內懷阿倚尚援不正之說僭瀆大禮尚不能成明主之易可謂責難乎陛下中宮在上而妃嬪之沒治喪殺冊近在殿中此雖宮省使令之人猶知其不可執中尚不能及使令之所知可謂近禮乎有司上孝惠祠殿之比不享不樂罷斥其議而遂僭祖宗之制執中表帥羣司縱不能遠復治古各以職諫而首自亂禮此又常刑之所不赦也且恭之法曰不懈于位夫位以宅才才以治事尚事之不治雖脩潔其衣冠莊嚴其色辭終日危

坐無少懈之容何益哉執中犯不恭者三而顧以恭為謚如此則是謚法可廢而官守無用也夫設法而至于可廢命官而同於無用臣愚不識朝廷處此於義何當伏望陛下亟詔有司格勑未行復令禮官得盡謚恭之說然後并以臣議下尚書都省集百官參定臣論有少屈退伏妄言之誅誠無所恨

維又上奏曰臣近兩上章論故太師侍中陳執中不當謚恭事至今未蒙朝廷俞允竊聞勑在考功有司以不

應常法未即奉行故臣敢復進其愚說臣聞聖人治天下所以得人而用之其大法有五士之處也則教育之其將進也則辯論之其已仕也則校其功罪而升黜之既没也又作史以紀其善惡制謚以著其賢不肖所以教育獎勸聳懼者如此故士之為善也因其遠惡也力在上者總其才而用之此天下之所以治也後世苟簡教育辯論之法既蕩然矣作史制謚止以備官而不責其實至於升黜則非有成可考或舉或廢各因其時在

上者方患才之難得官之不脩不知所以教育獎勸聳懼之法不立也臣請以執中一事明之夫執中學問之不講義理之不達而遂至貴顯此教育辨論已廢之驗也既位宰相首亂國典瀆尊卑親踈之義而優游壽寵以一品自終此升黜不行之効也令臣區區欲加公議於已然之後而同僚不以為得朝廷不以為善徑黜其論不少加叅考此又備官而不責其實也所未知者但史官耳若史官又廢其守則是聖人之法都盡矣方今

風俗須靡百職隳惰謂宜力加振肅以消因循之弊而乃奪有司之職使不盡其法退至公之論使不極其理臣恐非朝廷之福也伏惟陛下觀聖人制法之意鑒後世苟簡之弊察當今之所宜急使有司不失其職公論得有所立非臣之幸實天下幸甚

知太常禮院司馬光上奏曰臣等伏覩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宫特賜諡文正臣聞大戴禮曰諡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已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

也臣等叨預禮官謚有得失職有當言不敢隱嘿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陛下聖德涵容如天如地哀愍舊臣恩厚無已知竦平生不協衆望不欲委之有司槩以公議且將掩覆其短推見所長故定謚於中而後宣示于外臣等謂猶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取以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文正二者謚之至美無以復加雖以周公之才不可兼取況

如諫者豈易克當所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為法伏以陛下睿智聰明燭見微遠如諫所為豈不素聞廼欲以恩澤之私强加美謚雖朝士大夫畏諫子孫居美仕不敢顯言四方之人耳目炳然豈可揜蔽必曰夏諫之為如是而謚文正非以謚為公器也盖出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譏評國家之失豈云細哉臣等所以夙夜區區不敢避誅戮之辜報讎之禍狂僭妄言正為此耳伏乞陛下留神幸察改賜一謚庶協中外之論

以為萬世之法

光又上奏曰臣等近以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賜謚文正輒有奏陳乞賜改更至今未奉俞旨臣竊以凡為人臣受禄不必多受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黙黙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切迹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盖以所行所學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盖詩云靖共爾位好是

正直也令諫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效於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戇愚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諫如此之厚者以諫嘗為東宮之臣故也向者東宮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諫獨不然豈非知諫所為不合衆心邪陛下必以諫為正

直無疑則何不委之有司付以公議然則陛下掩覆其短適所以彰之也陛下念疎不已則莫若厚撫其家至於謚者先王所以勸善沮惡非供恩澤之具也議者將以謚為虛名何害借人臣等請試言其害凡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為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為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何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臧否顛倒不可復振

此其為害可勝道哉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傳曰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夫事之方微治之易絶及其既著誰得治之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為大邪陛下雖謚之以正此不足以揜竦之惡而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且謚法所以信於後人者為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雋傑之士蒙美謚者後世皆疑之則謚法將安用哉臣等所以冒犯天顔區區不已與人父子為怨者誠惜國家勸沮大法不可

因循虧廢也伏惟陛下憐察少加采擇特依前奏所陳
改賜諫諍天下幸甚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一